

铜陵记忆——山上·山下

□周大钧

山上、山下,作为铜陵两个重要的老地名,中老年市民虽然耳熟能详;但随着市政建设的飞速发展,市容市貌日新月异,已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新中国成立伊始,铜陵有色成为新中国铜工业的长子,铜官山铜矿成为新中国第一座铜矿,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建设大军云集铜官山。矿区以大铜官山为中心,在其背斜两翼有松树山、老庙基山、小铜官山、涝山、宝山、白家山、笔山、罗村和天鹅抱蛋山、马山、黄狮涝山、桦山等12个地段,组成铜铁、硫金和石灰石3个类型的矿床。因此,矿山管理机构、生产建设单位、矿工及其家属住宅和相关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等,均贴近矿区兴建。以铜官山矿区为主,设立铜官山区,归铜陵县管辖。1956年7月3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批准,成立铜官山山人民委员会筹备处,下设山上第一办事处,山上第二办事处。1956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铜官

山水绿韵徽州梦

□王征社

多少年来,人杰地灵、云水飘渺的徽州,一直让我魂牵梦绕。晚春时节,我与家人一道驾车重返世界“双遗产”地之一的西递游玩。

一 黄昏雨梦徽州。记得20年前,在铜陵有色报社的精心组织下,我们一批基层通讯员曾经在黄山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有幸到西递和宏村采风,领略了烟雨飘渺、“养在深闺”中的徽州美景。20年后,自己驾车再去徽州,最深的感受就是满眼的徽州绿和徽州文化。

徽州的绿是原生态的。“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不管是在歙县、休宁,还是黟县、太平,不管是在西递景点,还是弋江源头,纵目所见,一派绿色。可以说,绿是徽州的主色调,千山万壑、千家万户,无山不绿,无处不绿,远处是深绿,近处见浅绿,茶园呈嫩绿,水面显碧绿,沟壑是淡绿,地头泛黄绿,连齐云山光秃秃的悬崖都泛出一丝丝墨绿。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徽州的绿别有韵味,有一种立体的美。在西递古村落,抬望眼,四面青山遮住了视线,青山之上绿意婆娑,亭台楼阁,游人如织;身在西递,依稀感觉;游人更在青山外。车行徽州的溪流边,你会感到,青山逼仄,树木葱茏,绿色当头,大山深处,竹篱茅舍,“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蓝天、白云、小溪、流水、枯藤、老树、花香、鸟鸣,仿佛进入梦幻中的桃花源。汽车奔驰在黟县的大山中,有一段几十里长,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的“S”形弯道,此处海拔超过1000米,山高林密,鸟语花香,公路旁边临近溪流和悬崖的一侧,差不多都用水泥护栏挡住,车行其间,小心翼翼,前后左右,很少见到车辆和行人,但公路两边的绿色却让人倦意顿消、养眼悦目。

徽州独特的山水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徽文化。往南,车过太平湖大桥,游客马上就能体会到徽州文化的韵味。只见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座座徽派建筑的村庄扑面而来,这些村庄多坐北朝南,依山面水,高低错落,井然有序,蓝天白云绿树,青砖黑瓦白墙,几乎看不到窗户,飞檐翘角的马头墙,再配上砖雕、石雕等装饰物。白墙黑瓦的四合院环绕主室,只见院内蔓草鲜花,院外竹影碧树,仿佛一幅静态的水墨画,尤其是在光线柔和、薄雾缠绕的清晨阳光下,美轮美奂的徽州民居,让人无端生出“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

徽州自古地灵人杰,徽州文化源远流长。唐宋以来,因为战乱,中原士族大批南渡涌入地狭人稠的徽州,为了生存,徽州先民外出经商,明清以降,徽人经商几成时尚,所谓“无徽不成镇”。大批致富后的徽商,要么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要么回馈乡梓,兴学办教,在此良性循环中,徽商子弟耕读传家,三更灯火五更鸡,放下锄头考一场。渐而,徽州人才层出不穷,又反过来进一步推进徽州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使徽州大地涌现出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文房四宝、徽剧、徽菜等徽文化。

可以说:徽州的绿是一幅幅美得让人惊艳的山水画卷,千百年来,静谧无声的呈现在徽州大地,而在这些绿色的背后,似乎在诉说着徽州先民的前世今生和辉煌灿烂的徽文化,两者遥相辉映,日久弥新。

山市,属省直辖,铜官山区成为市辖主城区。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党政机关、商业区、居民区乃至文化娱乐设施,仍留在铜官山至杨家山的狭长地带雨后春笋般展露新姿。因此,当年的铜陵人民将因铜立市、以铜兴市,骄傲地称之为山城,是何等的亲切、何等的贴切。而山上,不仅曾为山上第一办事处,山上第二办事处的区县级专用地名,而且还是市区、市中心的象征。

与山上相对应的地名是山下。在铜官山铜矿恢复生产建设初期,泛指扫把沟地区,位于市区西南方向的长江岸边,距市中心约7公里。境内多山冲,如许冲、周冲、何家冲,这些山冲由于雨水的常年冲刷,逐渐形成一条河沟流入长江,在临江20米处河沟逐渐变宽,酷似扫把,故名扫把沟。清末民初,这里有一个小渡船码头,通往江北桐城(今枞阳)、无为沿江乡镇,人气渐旺,生意兴隆,被当地绅士取名兴隆

镇。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保甲制,改名兴隆保。1938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铜陵县城及沿江乡镇,为掠夺铜官山矿产资源,填平河沟,在江边修建码头,并在此修筑一条小铁路通向铜官山矿区,从此扫把沟有名无沟。1951年,铜陵县人民政府在此设立兴隆镇,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名红光镇。如今,兴隆镇已成为消失的地名,而扫把沟一直沿用至今。

那么山下这一泛指地名为为什么一度被人们广泛使用?又为什么逐渐成为历史记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初铜官山交通闭塞,创业者来往和矿山急需物资全靠长江水路运输,而唯一的货运码头和传统渡口就设在直线距离最近的山下扫把沟江边;二是矿山开发、厂房兴建需要用电,矿山急需的物资设备,起初依靠艰苦奋斗、人工搬运,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抢修,于1950年12月10日将从山下通往山上的轻轨铁路修复通车,从此山上山下连成一体,运输效



铜官山

夏日池塘

李海波 摄

乡村夏夜

□王月娥

初夏的乡村夜晚,气温怡人,没有初春的那丝寒凉,也没有盛夏的那股火热。漫步乡村,偶尔一袭清风拂面,那惬意自心底而生。

天幕上,缀着为数不多的星星,孩童般地眨着眼睛。树林子里,静极了。突然,一阵扑棱棱的鸟儿扇翅的声响,更为这夜晚增添了一丝宁静。

空气里飘着新榨的油菜籽的浓香、青草味儿,夹杂着蚕豆荚、豌豆荚散发的淡淡清香。轻轻吸入这乡村的气息,弥漫肺腑,顿叫人神清气爽。我想,家乡的父老乡亲因为有了这股清香伴眠,梦,也该添一份安稳吧?

田野里,沟渠边,蛙鸣此起彼伏。青蛙们使劲地吹着两个又大又鼓的鸣囊,好像在参加一场盛大的音乐汇演。那草丛里的蟋蟀们也不甘寂寞,悠闲地弹奏着不知名的清弦,这乡村的夜晚更欢畅了。

此时,最热闹的要数那一片片新翻的水田。在一片黑暗中,走动几盏光亮的充电灯,那是乡村夜晚的眼睛。在一片微微泛着白光的水田里,那一盏盏闪烁的、来回走动的灯,辉映着跌落在水中的星星,乡村自是多了一份神秘,仿如梦幻。

乡亲们将成熟的油菜籽收割后,重新翻垦水田,上了一层薄水。一到晚上,有泥鳅、鳊鱼钻出洞来透气。此时的它们最肥美,引得多少人对它们垂涎欲滴。于是,便有人带着自制的竹钳、灯具等,趁着夜色活跃在水田里、田埂边。其间,偶尔听到一两声尖叫,那绝对是在上演着一场误捕到水蛇的好戏,有惊无险。

儿时,我和姐姐也曾有过这样的惊险经历。那时候,我们用的是煤油灯,外面罩着玻璃罩,或打着柴油火把,走进无边无际的黑夜的水田里,不小心夹到水蛇,惊叫声

发小

□杨信友

扑克,玩麻将,而是一门心思地玩起了微信。玩微信,是近年来很多老同志青睐的一项休闲爱好。由于微信信息量大,娱乐性强,老王很快就对它产生了兴趣。一段时间以后,他忽然萌生一个念头,想将自己居住住在扫把沟那些“发小”联络起来,建起一个微信群,让大家每天在群里重逢聊天,阐述友情,交流信息。

说干就干,老王开始四处打听,搜集信息,并抓住母校二中校庆的极好时机,掌握了许多扫把沟老邻居的信息,建起了“扫把沟发小”微信群,他自己又不容辞地当了群主。就这样,儿时伙伴的兄弟姐妹,当年的不少有色、公安、港口、公交和百货等单位的的中坚力量,今天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时隔几十年不见,今天又神采奕奕地在扫把沟发小微信群里意外相见,大家激动不已。感叹蹉跎岁月,赞美今天的美好。在随后的日子里,清晨,大家竞相发出早安问候;随后,大家又兴致勃勃地将各种时政、娱乐、健身等内容的微信帖

率与日俱增,人员来往变得便捷;四是扫把沟地区同步开展大开发、大建设,有色公司第一冶炼厂于1951年9月破土动工,1953年5月1日竣工投产,从此,山上开矿炮声隆,山下百米大烟囱,成为工矿新城的历史印记。由此可见,那一时期人流、物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线,两点即山上、山下,一线即轻铁铁路,自然而然人们便很习惯地很喜欢将铜官山主城区叫山上,将扫把沟地区叫山下。也正因如此,民间流传一种说法:“铜陵二大怪,火车跑城里,汽车跑城外。”其实,这一顺口溜说的还是很形象化的大实话。建市后,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57年10月将大通和悦洲的大轮码头迁到横港,货运码头和小轮客运同步跟进,1959年5月桂家湖发电厂动工兴建,横港地区声名鹊起,山下泛指的地区从此由扫把沟地区延伸至横港地区。如今,山下成了铜陵市的“外滩”;山上,则惊现大铜官山公园……

童年的夏日是美好的,是充满回忆的。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

酷热的夏日中午,我家房前屋后有好几棵相互挨着生长的老槐树,繁茂的枝叶撑起一片很大的绿荫,这里就是最天然最好的纳凉去处。炙热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可爱的斑斑点点,在阵阵微风中轻轻地跳动。初夏,槐树上密密麻麻开满小花。小伙伴们一溜烟跑到树下,爬上树干,麻利地摘下喷香槐花,带上槐树花编织的帽子,疯玩得不亦乐乎。夏日晚上,我跟着奶奶睡在露天里由水泥砌成的天台台上,听满天繁星在窃窃私语,奶奶还给我指着牛郎织女女星,讲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

初夏舌尖的美味,来自奶奶在清明节种下的四季豆、黄瓜、丝瓜。奶奶是种菜高手,她在河畔砍来杨树条子,用绳子把四季豆、黄瓜、丝瓜秧子搭起一个个长长的架子。四季豆绿色的花,黄瓜和丝瓜的淡黄色花,在瓜藤上摇曳的时候,我就每天强烈期待它们早点成熟。嫩嫩的小黄瓜,我就顺手摘下来吃;丝瓜结出小手指那样粗时,我就急切等待奶奶丝瓜肉圆汤;四季豆炒肉丝,是我童年最吃。家里人多,奶奶将韭菜、黄瓜凉拌,炒上一碟四季豆,菜园中新摘下的三四根丝瓜全部下锅炒,再把肉圆剁碎,当锅里丝瓜飘起来,奶奶用手捏一个个肉圆放入锅里,浇上一勺猪油,再加自家晾做的蚕豆酱,丝瓜

□陈之昌

的香味随着炊烟在农家小院弥漫开来……夏日农忙时,奶奶用水煮丝瓜,丝瓜汤有防暑功效,奶奶拎着盛满丝瓜汤的瓶子,带上我给正在田里劳作的父母送去清凉。我会趁父母喝丝瓜汤的空隙,偷偷地跑到田中去捉虫子,常常弄得一身是泥。

家乡的早稻田连成一片,当我和小伙伴们挽起裤脚下到田间,总会从稻田里撵出一群惊飞的水鸟来,大家在那“嘎”的一声悠长的鸣叫声里寻声而望时,水鸟已经飞远,只有辽远而清脆的和鸣在田野上空回荡。早稻开始灌浆成熟时,由青变黄。这时,双抢的日子也就到了。若是头一天听见大人撂了两粒谷子放在嘴上用牙齿咬说:“可以开镰了。”第二天,我们小伙伴便和大人一样走在收获的队伍中,到稻田里割稻。割完稻之后,大人们用打稻火桶打稻,我们小孩跟在收割机后面抱稻把。收割完早稻后,田野里就成了我们小孩疯玩的好去处。男孩子们把稻草拖到田埂上之后,去玩捉迷藏、斗鸡、打仗、过家家之类的游戏。女孩子们静静坐在草垛旁,头上戴着用各种野花扎成的花环。直到太阳西斜,玩累了的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到门前水塘里洗个凉凉……

如今回忆童年那些夏日趣事,点点滴滴的童真童趣又从心中涌出。不禁让我想起冰心的一句话:“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初夏麦香

□毛腊梅

五月初夏,我走在家乡的田野上,微风轻拂,麦浪翻滚,忽接到堂哥打来的电话:“弟妹,小麦快熟了吧?等麦子收割后,你给我们寄点面粉过来。”堂哥在上海工作多年,忽然惦记起家乡的麦子,许是思乡心切吧。

五月,春已经退场,夏匆匆而来,绿色是这个季节的主角。田垄边,柳树秀发如瀑,宛若江南女子;槐树蓬勃葱郁,尽显阳刚之气。野草铆足了劲儿吮吸阳光雨露,疯狂地生长。农谚云:“小满见三黄,芒种见麦黄”。未到小满,眼前的麦田,半青半黄。麦芒根根,似剑似戟,在五月的田野展露最原始的活力。有的麦穗已经成熟,低调地收起锋芒,低垂着头。有的麦粒饱满,亮晶晶地,似孕妇等待一朝分娩。青黄辉映,装扮了田野。看着遍野的麦子,思绪飘飞到三十年前。

儿时胃口好,粮食不充足。见到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塞。桑葚、覆盆子、野樱桃,那是高档的“零食”。有一种草根甜甜的,有一种植物茎秆酸酸的,有一种野草的茎须涩涩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穷孩子的美味。五花八门,也是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家家户户口粮供应不上,孩子

们更是饿得慌。田野的麦穗,就是我们充饥的最好食物。一有空,我们就会躲进麦田,折断麦秆,在手里揉搓,吹去麦芒和麦壳,剩下一小撮青青的饱满麦粒,我把搓出来的麦粒嚼进嘴里,慢慢地品尝,一股清新微甜的清香在唇齿间弥漫开来,白白的浆汁,像母亲的乳汁,滋养着我们的童年。等到麦子快熟的时候,我们会割一把麦穗,放进灶膛柴火灰里,烧熟后用力搓揉,香气扑鼻,迫不及待地拣起麦粒扔进嘴里,弄得鼻子、嘴、手全是黑色。小伙伴们互相看看,谁的脸上没有黑色,就会有人在他脸上抹上一把,直到都成了黑脸的“关公”才罢休。孩子们嘻嘻哈哈,笑声回荡在山村。

麦子熟了,大人们收割归仓,多数都交给公家,母亲总会偷偷藏起一斗,磨成面。母亲心灵手巧,会做各种各样的面食。黄瓜、冬瓜、丝瓜切成薄片,煮熟后放进面疙瘩里;或者做成锅贴,飘散着新榨的菜籽油香味;或者做成馒头、包子之类……我们童年所有芬芳的记忆,都拜麦子所赐,拜母亲所赐。

又到初夏,我想念当年的麦子香、母爱浓。

好一个鸿雁向苍天

□徐业山

“鸿雁向苍天,苍天遥望;你不再孤单,四处飘荡……”这是中央电视台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片尾曲。去年八九月间,央视一套曾在黄金时段播出该剧电视剧,我因未看完感到颇为遗憾。今年二月,央视电视剧频道每天三集重播此片,终于消除了本人观剧遗憾。

仔细看完《国家孩子》,觉得感想颇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上海、安徽、河南等地一些饥民因养不活自己的孩子,被迫把儿女丢到街头巷尾或福利院门口。一时间,各地收容所、福利院人满为患,导致当地政府负担和压力很重。此情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思虑再三,安排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到上海等地接收儿童,我因未看完感到颇为遗憾。今年二月,央视电视剧频道每天三集重播此片,终于消除了本人观剧遗憾。

本剧从内蒙古代表赴沪迎接“国家孩子”为起点,全景式大力描述勤劳、善良的内蒙古人民悉心收留、精心抚育、竭力培养这些汉族儿童,谱写了一曲汉族人民一家亲的时代颂歌。也表现了这批汉族儿童在一个个蒙族阿爸、额吉的关怀引导下,茁壮成长成才的漫长过程。

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朝鲁、通嘎拉嘎(这是他们收养的父母为其取的蒙古名字),他们小时候在上海起的名字——分别叫小忠和小鱼。其亲父出车祸而亡,其母病故,两人成了孤儿四处流浪。来到内蒙古某旗向阳红公社“认亲”时,哥哥小忠由蒙古族大叔哈图做儿子认养,妹妹小鱼则由忠厚朴实、热情奔放的蒙古单身姑娘乌兰其其格认养为女儿,与他们一道从此地生活的还有谢若水、阿藤花……从此,这些国家孩子脱离了孤独、流浪、无家可归的窘境,在内蒙古妈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蒙古族阿爸、额吉们根据孩子们大小不同的年龄,分别把他们送进当地的幼儿园、学校学蒙古文化知识,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适应蒙古人的生活习惯等等。孩子们逐渐长大后,则手把手教他们放羊骑马;再长大一些时,则教会他们骑马、接羔等活计。朝鲁在孩子们之中年龄最大,第一个学会了牧马、放羊、接羔等绝活。每当活计到手之际,他都会利索地上马,鞭子一抽,飞马疾驰,总能找到最肥最密的草场放牧,把马儿羊儿喂得又肥又壮,深得其哈图阿爸的赞美。就连给母羊接羔这样的重活累活,朝鲁也是一马当先,常常跪在地上干就是大半天。有时见其妹通嘎拉嘎胆怯不敢接羔,他就上前细心指导,手把手教小妹学会这项本领,得到大人的普遍夸奖。

这些国家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立志成才,除了倾注了善良朴实的蒙古族阿爸、额吉们的大量心血,还有来自党的阳光雨露也始终贯穿哺育着他们。以公社党委书记为代表的党组织,对这些孩子也视如己出,胜待家人。他定期下到各牧业点,检查政策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孩子们。每当国家孩子出现问题,他都第一时间上门做教育、疏导工作;每当哪个孩子进步快,与自己认养的爸妈融洽相处的亲密无间,他都给予表扬鼓励,或是召集牧民开大会推广他们好的做法与经验,营造家家学先进、户户争当表率的良好氛围。各方努力加上绝大多数汉族孩子懂事争气,最终传递出一首首蒙汉亲如一家的佳话。

此外,该剧还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国家孩子们为人处世态度、恋爱婚姻大事、报养父母感恩之情等细节,以及思念故乡的深厚情感。全剧高潮迭起,人物反映刻画逼真、感人至深,是建国以来首次反映这一题材、充满正能量的好作品,观之令人感动许久。